

# 人面桃花

洪靖慧 著

SHANGHAI DRAMATIC ARTS CENTRE  
CLASSIC SCRIPTS

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剧作集8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# 人面桃花

洪靖慧 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面桃花 / 洪靖慧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5. 5  
ISBN 978-7-300-21100-8

I. ①人… II. ①洪… III. ①剧本-中国-当代 IV. ①I 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3559 号

## 人面桃花

洪靖慧 著

Renmian Taohua

---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010-62511770	(质管部)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010-62514148	(门市部)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010-62515275	(盗版举报)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crup.com.cn">http://www.crup.com.cn</a>		
	<a href="http://www.ttrnet.com">http://www.ttrnet.com</a>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		
规 格	140 mm×208 mm 32 开本	版 次	2015 年 8 月第 1 版
印 张	2.875	印 次	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57 000	定 价	2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# 编委会

总 顾 问 杨绍林  
学术顾问 吕 凉  
主 任 喻荣军  
副 主 任 田 水 张惠庆  
策 划 谢晶莹  
编 辑 徐娅群  
资料支持 田菁菁

## 作者介绍

**洪靖慧：**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，后赴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深造，获文学硕士。中国民主同盟成员，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，曾获第八届上海文化新人提名奖。

**创作作品：**话剧《兄弟》、《大哥》、《浮沉》、《人面桃花》；儿童剧《田螺姑娘》、《斑点狗马鸣加》、《宝莲灯》；电视连续剧《美梦成真》、《家有外星人》、《噱占上海滩》、《太阳花开》、《谁是谁的地狱》、《别了，巴塞罗那》、《无约之恋》、《单人房双人床》、《开心公寓》；电影《腕带之恋》；广播剧《白天使之谜》、《名模之死》、《杀人游戏》。

时 间：辛亥革命爆发前四十年至辛亥革命爆发。

地 点：江南普济。

人 物：少女秀米：15岁—20岁，未出嫁和被劫亲至花家舍时期，江南女子发辫打扮。

成年秀米：30岁—40岁，从日本归，回乡办学直至因故失语。头发高高地盘在顶上，为辛亥革命时期女革命党人打扮。

张 季 元：男，40岁。

梅 芸：女，30岁—60岁。

翠 莲：女，25岁—40岁。

老 虎：男，16岁。

喜 鹊：女，16岁—50岁。

花家舍人物：大爷王观澄、二爷观棠、三爷庆福、四爷庆寿、五爷庆德、六爷庆生、韩六、马本。

普济乡民：丁树则、大金牙、大金牙娘、王八蛋、王七蛋。

另有龙守备（弹棉花的）、陈老板、老妇。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花家舍人物兼普济乡民；张季元兼王观澄；大金牙娘兼老妇；尾声五男子选剧中五位男演员兼饰。

**编剧题记：**创作《人面桃花》，对我而言，也是一个梦。谨以此剧向我崇敬的剧作家翁偶虹老师致敬，此剧改编思路灵感，源自我最爱的京剧《春闺梦》。

可怜负弩充前阵，  
历尽风霜万苦辛。  
饥寒饱暖无人问，  
独自眠餐独自行。

.....

细思往事心犹恨，  
生把鸳鸯两下分。

.....

今日等来明日等，  
那堪消息更沉沉。  
明知梦境无凭准，  
无聊还向梦中寻。

——张氏《春闺梦》

**场景提示：**从序幕开始，本剧的景全是虚景，景多类似于戏曲中的一桌二椅，写意地带出整个环境。

舞台上充满各种时空假定性，交错流动。

在梦中人物常是会变的，来无影去无踪。

剧中人物在梦与梦，回忆与回忆中对话。



## 序幕

【喧闹的喜庆鞭炮声响起，长时间地响，形成一种定式。

【舞台后区，光微弱亮起，隐约朦胧可看见人影。

【一张床代表着是大户人家小姐的闺房。

【一个穿大红嫁衣的女子，呆坐在床沿上，仿佛魂被什么勾走一样，正如痴如狂地看着一本日记。

【光启，舞台前区出现成年秀米。

【鞭炮声停。

成年秀米：鞭炮，是一响而散之物。耳畔响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，我的心却更安静了。我早就说不出话来了，不，不是说不出，是我不让自己说了，禁语是件有意思的事。一个人，人生的路即将走尽，临到老了才发现，能禁的、能管住的也只有自己。不说话了，我的心很静，我又可以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。我……又开始做梦了。

【舞台后区的灯光渐亮。

【成年秀米走向梦境中少女时的自己，来到她身前。

成年秀米：做梦最有意思的是你能身处任何时空，自由穿梭，你还能见到你想见到的任何人。你甚至会看见自己，梦中的自己，未来的自己，过去的自己。

【成年秀米用手按住梦境中少女秀米的肩，轻摇。

【少女秀米浑然不觉，只是凝神看着日记。

成年秀米：（叹气）可是你唤不醒自己，纵然你知道这是在做梦，不能当真的，可身不由己你还是会继续做下去。因为梦境太美。我的一生，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梦。我的梦很美，是红色的……

少女秀米：红色，桃花的红，桃红色的梦，满山满野的桃花，绮丽艳绝，我使劲想触碰，想抓住那一抹红，可是抓不住……（悲绝）可我使劲想触碰！我想抓住它，只是抓不住……

成年秀米：因为这是梦！在我真正意识到它有多美时，它已经碎了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只有继续做梦，一个接一个地做下去，才能抓住那些碎片……只有靠那些残存的碎片，我才能拼凑，才能探寻那个梦……我想证明，那个梦，那抹红，曾经在那里过，曾经……那么美。

少女秀米：（重复）没有办法，我知道它有多美时，它已经碎了，我只有继续把梦做下去，才能探寻，才能知道……

【成年秀米隐去。



## 第一场

【舞台上只剩下少女秀米。少女秀米一边自叙，一边脱去身上的红色嫁衣，将嫁衣和日记放到床沿上。一边述说，一边从舞台一侧走向另一侧。

少女秀米：我生长在江南梅城旁一个叫普济的地方，我的父亲陆侃是一位罢官回乡的乡绅，在我十二岁那年，他疯了。离家出走，没了踪迹。有人说，他疯的原因是他把普济当作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，要在那儿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世界。我不明白。也有人说，他疯是因为和人谈诗时，把李义山那句“金蟾啮锁烧香入”里的金蟾的蟾字写错了，他写成了那个蝉字，蝉，一种夏天的虫。也有人说，他疯是因为——母亲。

【舞台另一侧光启，出现大户人家厅堂布置的黄花梨木椅。

【秀米的母亲梅芸出现，坐在黄花梨木椅上。身旁

伺候着丫鬟喜鹊。

少女秀米：我的母亲叫梅芸，父亲叫她芸儿，这个名字在很长时间内我并不知道。我只叫她娘。（走向前，对梅芸，恭敬地）娘。

梅 芸：（点头）秀米，从先生那儿下学回来了？

少女秀米：是。（垂首站立，开始内心澎湃的独白）不知为何原因，我和娘总是不亲厚。我和父亲亲厚，父亲唤我秀儿，（骄傲地）他给我起的名字，他说我是个好孩子，将来能成器，做大事。可女孩子怎么会成器呢。（扑哧一笑）这莫非是个梦。（笑声被母亲梅芸发现，立刻收敛）

梅 芸：（嫌恶地）秀米，呆呆地在那想什么呢？怎么又傻笑起来。（对喜鹊）我看这女孩子还是不要读书的好，书读得多了，难保不像她爹，没来由地疯了。也不知为什么发的疯！

少女秀米：（打断）娘，我听说，爹是因为……

梅 芸：（严厉地）你在外面胡听到什么浑话？

少女秀米：没什么，娘，那我回房去了。（转身欲走）

梅 芸：（唤住）等一等，今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，是位亲戚，来梅城养病的，会在家住一阵子，就住那个阁楼。你等着，见个礼。

少女秀米：是。（内心独白）亲戚？爹走失了，过了一年多还没个音讯，怎么平地里又冒出了个亲戚？来梅城养病为什么住到普济？他为什么住在爹的阁楼里？他是谁？是娘的亲戚还是爹的亲戚？这个亲戚他知不知道爹为什么得了疯病？（叹气）哎，我就是这么个胡思乱想的孩子。许是由于我的童年过得太孤独，母亲不大理我，家里也就喜鹊和翠莲与我说会儿话，喜鹊是丫鬟，翠莲是父亲的妾室。父亲……

父亲没疯之前还和我说话，他告诉我他要画一张桃源图。我听不懂，但我喜欢有个父亲和我说话。可是我不敢告诉他我心里在想什么，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我爱做梦，我是一个奇怪的孩子，我心里有种奇怪的激动，我总是会想到死。

梅 芸：喜鹊，请张先生下阁楼来。

【喜鹊下。

少女秀米：我总是会想到死，有大半年了，我发现每个月我都会流血，流好多的血（恐惧地）我以为我要死了……我怕！（复平静）后来从翠莲那儿我知道这是自然之道，每个女人都会经历的。可我还是会想到死，听见戏文里杨家将唱到黄沙盖脸尸不全时，我就激动得双腿发颤，涕泪交流。

【喜鹊领着张季元出现。

【秀米一直呆呆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张季元饶有兴趣地走到她面前，站住，打量她。

【秀米发现，立刻低头，退后几步。

【张季元笑笑，来到梅芸身边坐下，跷着二郎腿，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，眼睛却始终看着秀米。

张季元：这就是秀米吧。

梅 芸：（亲昵地）是呀，秀米，叫表舅老爷。

张季元：哟，别把我叫老了。

梅 芸：那叫表叔？

张季元：（盯着秀米）你还是叫我表哥吧。

梅 芸：这样一来辈分就乱了。

张季元：乱就乱吧，这年头什么都乱，索性乱它一锅粥。  
（哈哈笑起来）

梅 芸：你这人，真是……（也笑起来）

【秀米被笑声弄得不自然，犹疑着迈步想走，正要张嘴和母亲梅芸说回房。

张季元：（突然开口）在读书了吧，今儿学了什么书？

少女秀米：先生教了陈陶的《陇西行》。

张季元：（来了兴致）哦？《陇西行》是好诗，你喜欢吗？会背吗？

少女秀米：（脱口而出）喜欢，会！

梅芸：秀米！（似乎在责备秀米不该和第一次见面的客人这样熟稔地搭话）

【秀米垂首。

张季元：没关系，我考考她。《陇西行》我也最喜欢，是那四句吧，（满怀豪情地）誓扫匈奴不顾身，五千貂锦丧胡尘。（打量秀米，眼神示意她接句）

少女秀米：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

张季元：对对，就是这两句，有意思得很，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你说，这河边一具战死的尸骨，怎么到了姑娘春闺的梦里呢？（眼睛看着秀米）这就是诗文的妙处。

【秀米感受到张季元目光中的热辣，身子往后退了一下。

梅芸：行了，秀米，你回房去吧，我和你表哥还有话说。

【秀米欠身行了个礼，离开，向舞台另一侧走去。

【梅芸、喜鹊、张季元处光隐。

少女秀米：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河边一具战死的尸骨，是怎么到了姑娘春闺的梦里呢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四个月后的一个大冬天的清晨，张季元的尸体被人从冰河里捞上来，冰盖在他尸体上，

厚厚的一层，上面竟凝结出一朵朵冰花。那冰花似曾相识，却看不清，渐渐地就要融化，无可奈何它还是要融化。冰是融化了，可他进了我的梦，他成了我的梦。

【秀米边说边走到舞台另一侧，拿起放在床沿上的红嫁衣，穿上，复拿起日记，翻看。

【舞台另一侧，张季元出现在光下。

张季元：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九，晴，凉，秘往夏庄开会，商定自革命成功之日起，凡再有缠足者杀，洋枪亦已在运途中，心稍安。返普济后得知长洲陈记米店老板派人来送信，说失踪数年的陆侃有了消息。芸儿遂决定带着数人前往长洲找寻，原说带着秀米。听说我亦一同前往，芸儿即改了主意。我想是为着我的缘故。秀米听闻不让她去，很是生气，此女子平时不多言语，内心却极是……

少女秀米：（接读日记）内心却极是机敏，多疑，且颇为任性。母女俩遂发生激烈争吵。

【张季元隐去，只留下秀米和梅芸、喜鹊在舞台两侧。

【喧闹的喜庆鞭炮声响起，长时间地响，形成一种定式。

梅芸：秀米，放下这本册子，不要再胡思乱想，迎亲的人都等在外面了，你是快要出嫁的人了。娘再最后说一句，出嫁了就好好当新娘子，尽女人的本分，不要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。

【秀米不为所动，只是安静地看着日记。

梅芸：秀米，你莫要怪娘，娘是为你好。你不能这样一辈

子，女人，迟早还是要嫁的。女人嫁人是要找个盼头，寻个归宿。

少女秀米：（冷漠、尖锐地）那娘找到盼头没有？娘把爹当做归宿了吗？

梅 芸：（半晌才答）你爹他得了疯病。成天的要造什么桃花源，大同世界。他疯了，连累了我们娘俩。可你和娘不同，你还年轻，还能逃出去，离开这里，什么也别想。就当什么也没有过。

【秀米发出两声尖刻的冷笑。

梅 芸：（被冷笑激怒）听到没有？忘了你爹，忘了这些孽，忘了这本让你生了魔障的日记。（抢去欲撕）

少女秀米：（争夺，发疯般地将日记护在胸前，就像保护最珍贵的东西）娘，别撕，这是他的日记。

梅 芸：（怨恨地）我就是要撕了它。这个混账他到底写了什么，害我好端端的女儿得了失心疯。张季元，你这个疯子！

少女秀米：（突然抬头望着梅芸）娘，他不是。

梅 芸：（犹自沉浸在失控的情绪里）不是什么？

少女秀米：张季元他不是我表哥，我猜到了，娘。（逼视着梅芸）爹到底为什么疯的，我也猜到了。娘，我都知道了。

梅 芸：（脸上漾起一层冰冷）秀米，你就要出嫁了，别再胡说八道。记住娘的话，从今往后，扔了这本日记，你还能躲过劫数。

【秀米不听，紧握着日记。

梅 芸：收拾停当，准备上花轿吧，娘就不送了。三天后，按规矩你要回门，可你嫁去的长洲离这儿很远，罢了，你就别多跑这一趟了。喜鹊，让小姐上轿！



【梅芸下，秀米浑然不觉母亲的离去，只是如痴如狂地看着日记。

少女秀米：（突然忘情大笑）张季元啊张季元，你张口革命，闭口大同，满纸的忧世伤心，壮怀激烈，原来骨子里你是个……（欢快得意地）我知道了，我终于知道了。

【迎亲的鞭炮声又热闹地响起。

喜 鹊：（怯怯地）小姐，夫人吩咐让你上轿。（见迟迟没动静，又催）小姐。

少女秀米：（放下日记，猛地站起，朗声）行！我嫁，无论是谁，只要他愿意要，我就嫁给他，由着他糟蹋便了。无论是谁！

【秀米说完，失神地坐回原位，双手紧紧地将日记护在前胸，就像保护最珍贵的东西。

【鞭炮声中，光暗。